

渡过无仁河

朱小松 著

责任编辑：向 琿
版面设计：侯国强

Copyright © 2023 by Xiaosong Zh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3 年 7 月 DWPC 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250 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3939105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 : 2023939105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546-6

作者简介



朱小松 男 生于六十年代的上海，上海警官大学刑事侦查专业毕业，警界生涯十余年后卸甲从商。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浊酒余欢》、《废城》、短篇小说集《晏海门》，电影《白屋》、电视剧《少女的祈祷》、《流金岁月》等的编剧。

故事简介

作者以某杂志社编辑被无端牵连入狱和游离于生存边缘但惊为天人的女子三度为主线，娓娓揭开了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如烟往事，展示出一幅绵连半个多世纪的爱恨情仇、义薄云天的悲悯画卷，尤其对处江湖以远升斗小民的情怀与居庙堂之高无上权力的傲慢，作者倾注了鞭辟入里的观察和思考，从而力透纸背，刻骨铭心。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和回响，一声对悲欢与救赎、困厄与祈望的仰天长叹，是无情的现实背后不屈不挠的深情与肝胆相照，读来如泣如诉，掩卷百感交集。

坦率地说，就叙事而言，谁都难逃自我因徒的窠臼，甚至书的名字，亦不过是在遐想与契合之间，一种形而上的妥协。而不断从噩梦中醒来之后发现的现实世界，竟是更为可怕的梦境，那一刻的疑惑，令我失去了所有的答案。

作者

目 录

第一章	那道白光 是一种陨落吗？	001
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飞来横祸	013
第三章	囹圄中的昼与夜	027
第四章	枷锁如影随形	044
第五章	有泪流知己 无语对红尘	065
第六章	洞庭西山的石破天惊	088
第七章	兄弟且尽杯中酒	118
第八章	当时代穿上了迷彩服	151
第九章	对破船而言 没有顺风	187
第十章	凝视深渊过久 深渊还以凝视	210
第十一章	飞越疯人院	246
第十二章	泪水从她的掌心滴落 是那条河的味道	281
第十三章	浦江春残 草芥五月天	325
尾声		342



第一章



那道白光，是一种陨落吗？



说起我和那个女人的相识，不瞒你讲是有些低级趣味的。

本地人都知道，在上海苏州河的沿岸有不少叫“渡”的地方，在没桥的年代，那些都是渡口，摇船的姓张，便叫张家渡，姓曹便叫曹家渡，以后渡口没了，地名口碑还在。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严格说来，其实也谈不上是什么问题，因为没人觉得“渡”有什么存在或者不存在的必要。

几年前，我买了某个渡附近的房子，小区还算葱茏，亦有假山假水假亭假榭之类，引来不少小区外面的群众前来闲庭信步。一日饭后消食，正吸着烟兜兜转转，忽然“叟”的一下，从身边掠过一道白影，定睛望去，少女少妇不详，但背面之健美，叹为观止。

估摸着背影是顺着椭圆形的假湖跑步，我便调了个头，果然不久便目睹了其正面，顿时惊为天人。

其实细究起来，所谓惊为天人未必指漂亮到何等地步，而是一种巨大的突破，凌驾于一切关于女人流言之上。面对面后她照旧呼啸而过，对我视若无睹，我不过是她前进道路上需要绕开的一块障碍物，或者一股令人生厌的吞云吐雾。还好那天鼻塞，只有一孔狐烟，她还是微

微闪了一下，十分优美的那种闪。

此后的许多日子里，我是在自以为得计的时间下楼闲庭信步，个中缘由上点年纪的男人或都会有自知之明。然而尽管闲庭不大，信步有余，艳遇却寥寥无几，鲜有的几回她也没再跑步，一次是在逗弄盘踞于车顶上的野猫，一次是自己盘踞在假水畔的假石上看书被小区的水暖工逗弄，我于是初步判断她不属于一个有死板规律的人。

如此这般的迷藏捉了有小半年，我自身新出现的规律引起了妻子的注意。妻是大医院里的护士长，满眼都是病人，最近又在自修心理学，极为热衷于对我无辜的心灵下各种定义。通常情况下只要不对我下药，我还是虚怀若谷的，也乐于主动交代一些子虚乌有的心理问题供她研究。可这次的情况不同，我竟然遮遮掩掩。

这种感觉很是新颖，新颖到令我警觉。不过是一道白光一个背影一个照面，出现在一把年纪的人群里头，应该是波澜不惊的，我却欲盖弥彰地荡漾起来。

妻的警觉则迅速落实到了行动上，但却犯了明显的路线错误，她把我揪去他们医院进行了一番CT扫描核磁共振B超彩超心电图之后又唯恐天下不乱地要带我去见她心理学的伟大导师。在她看来光查出一个脂肪肝不足以说明我这段时间以来的心有戚戚焉和老年性的多动症。

幸好一次出差机会拯救了我。我所在的名不见经传的杂志社破例应邀参加在庐山举办的全国编审工作交流会，指明要业务主编与会，一向喜欢游山玩水的支部书记兼社长无奈拱手相让。他是真拱了手的，目的是拜托我带庐山的云雾茶和竹丝画帘给他。这些东西价格不菲，尤其书记那种巴尔扎克笔下摔一跤也要抓把土的作风令我不爽，不过终究不用去觐见妻的心理学导师了，我心甚慰。

至于小区的那道白光，我以为来日方长。

庐山会议期间，我们小区的门禁发生了革命，为避免外人擅入加装了自动闸门，需要刷卡方能进出。回来目睹这一巨变，我的心里“咯噔”



一下，顿时与喜闻乐见的小区居民拉开了距离。我断定“白光”百分之九十属于外来群众，这意味着此后艳遇的机会只剩下了百分之十，当然蒙混过关并非难事，但不知为什么，我相信“白光”不是那样的人。

虽然阔别了十来天，妻并未完全放弃带我去见她导师的打算，在浩瀚的心理学领域，她的死角不计其数。她从来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也意识到我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难免矫枉过正，必欲彻底厘清这个卧榻之侧二十余年的男人而后快。我不得不审时度势，谨言慎行，一改她眼中一度目击的多动症行径，尤其是引起她高度警惕的心有戚戚焉的嘴脸，既欢欣鼓舞又不动声色地争取着打酱油倒垃圾陪她散步之类的机会。

然而，那个百分之十没再出现，那道白光如同永逝。

时光荏苒，一晃过去了大半年，我渐渐心归止水。这件事情唯一留下的后遗症是妻由我发起并作陪的散步散上了瘾，并且扩大到了小区以外的周边地带。这地方半个世纪前是城郊结合部，再往前可追溯到租界与华界的水分岭，今天虽然披挂在同一件盛装之下，但我一直执拗地觉得里面深藏着不同的东西，好像酒窖里的酒，起码也有年份的区别。这样走啊走的，妻重拾了不少婚前的暧昧时光，我倒也不落寞，看看似水流年，斗转星移，想象着那些被捏成一团的，曾经的迥异。

一个周日的下午，路过一间小巧的门面，招牌上写着“归来三度扶阳”。不知是书法不彰还是眼神不好，我把三度看成了“渡”，正琢磨着这归来渡以前是何方船家的时候，妻似乎透过厚颜的玻璃觉察到了无耻的深渊，猛拽了我一下。这当口，当啷一声风铃响，门里闪出一道白光，瞬间将我照定，竟然是她。

我入定有多久不知道，反正足以导致了妻下毒手拧我，好在尽管内心风起云涌，我的脑袋仍保持着与招牌之间的仰角，不失高屋建瓴的风范。

“这个字究竟是渡呢还是三度呢？”

妻说：“与你何干？”



眼梢里白光流曳，去了街对面的家乐福超市，我不由自主地跟将过去。这一细节，并未入妻的法眼，家乐福橘黄的标准色，也一向投她所好，于是欣然随同前往。这之中我把被她挽着的手臂悄然抽出，假装了无牵挂。

超市小而精致，顾客寥寥无几，原以为可以在货架间从容周旋，尽续眼缘，却不料白光只在收银台前稍作停留便转瞬即逝，快到连照面都没打上。说到这里，还是要表扬一下家乐福的收银台，不愧法国的浪漫情怀，不惮以人类最小的内衣示众，将琳琅的避孕用品推向最前沿，使我有失有得一举获得了“白光”的第一手情报。

我相信她是来采购避孕套的，我甚至瞥见了买卖双方都未及收拾的关于谋杀精子的银货两讫证据。

我在收银台旁向妻挥了挥手让她放心选购商品有我驻守银台负责埋单，其实是欣喜地看到了入口处的落地玻璃前有一排简易的咖啡桌椅，正朝着斜对面的“归来渡”或者“归来三度”。

二



此后的日子里，我下班到家之前，总要拐去家乐福坐坐，有时编辑部没事，也会提早溜之乎也，到那里多待一会。咖啡是速溶的，咖啡杯也是纸做的，但丝毫不影响我细细品味十米开外那个神秘的地方。

隔着家乐福和“归来三度扶阳”两层茶色玻璃，小店里的人物影影绰绰，间或在门开合的瞬间，露出的角度也凤毛麟角，大抵可以看到一盆翠竹小半张沙发或是一弯幽妙的柜台。偶尔也见过二回晃动的白腿，是不是属于她的不能以偏概全。在商言商的话，小店生意清淡，上门的顾客也大多鬼鬼祟祟，经历好一番的彷徨和徘徊。

尽管万分的不情愿，即使用膝盖想，我大概也琢磨出了小店的营生。



所谓扶阳，无非一些采阴补阳的雕虫小技，断断登不上大雅之堂。

那些天里，她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从店里出来在家乐福门口打车，她刚站定便有好几辆出租车瞬间放慢了速度。还有一次她到家乐福买哈根达斯，冰箱就在我身后，我便是在那一刻，头一回闻到了她的气息，无法申诉，前所未有。尽管随之而来被她拉开冰箱门后的一股寒意切断，一如我看破“归来三度”的勾当。

关于小店的名堂，堂基本上无出其右了，名则颇费思量，归来何意？何谓三度？似乎颇难从普通字面上来理解。

一天编辑部来了位奇人，此君是做废品回收生意的，隔三岔五上门来收收旧报纸旧杂志，却坚信自己是大象无形的老中医，尤其热衷于给女人望闻问切，而且其结论通常不是宫寒就是不调，还有尿路感染乳腺囊肿什么的，以至于女同事们看见他就一哄而散。

那天照例又空了半屋，使我有不耻下问的机会：“老中医，请教你一个问题？”

他颌首捻须，虽然拢共只有痣上的二根毛。

“归来是什么意思？”

“哪个归，哪个来？”见是男的，老中医早就露出专业不对口的神色。

“归去来兮的归来。”其实这个词我问过编辑部里不少同仁，没人觉得这也构成一个问题，反倒都觉得我成了一个问题，只有一个新来的小姑娘家长教育有方，尊敬长辈尊重领导答以归去来兮。

老中医想了想，忽然一个箭步窜到我跟前，手指点住我肚脐下方十公分的地方，把我吓了一跳。

“归来！”

“啊？”

“此乃归来穴也，你管编辑部，它管疝气、闭经、阳痿。”

结合“归来三度扶阳”的实际情况，我必须承认这是目前为止唯一合理的解释，于是倍受鼓舞：“那么三度呢，一二三三，刻度的度？”

老中医这下难住了：“三度…呵呵…度…呵呵呵…”

他慢慢地踱了出去，重操旧业扛起废报纸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有两个过心的兄弟，一个叫鲁楠，是位刑事律师，一个叫魏毅，是位高中的历史老师，我们有空就会去小酒馆里聚聚。美英法日，时运国殇，秦王汉武，嫖妓宿娼，无一不侃侃而谈，属于典型的酒逢知己千杯少那种。“老中医”半途而废那天，我约他们到“碧玉壶”喝酒。

这家陋巷小店难得由上海本地人打理，价钱便宜，干净利落。老板娘也很有些看头，出身小家碧玉应该没有悬念。老板绰号阿乌卵，其实是个大好人。店的名字是不是这样凑合起来的无从知晓，但几只小菜的确拿得出手。因此除了偶尔换换口味，我们十有八九在此推杯换盏。

阿乌卵先上了道糟香带鱼，说是你们有日子没来了老板娘特意现煎的。鲁楠魏毅大喊好吃，我则被一根鱼刺刺中牙龈，看起来比较矜持。酒过三巡，魏毅由当当网上架的书聊到了眼下学校里的教材，气得要死，用筷子敲打着醋碟说，什么史料，全是调料。鲁楠也跟着痛说法制史，说任你大陆法系海洋法系，在这里就剩乖兮巧兮，服服兮贴贴兮，聋子耳朵，敬陪末座，浪得律师虚名，等等等等。这些宏大叙事，那天我置若罔闻。

魏毅问我：“你的刺还没拔出来？”

我说鱼刺不重要，另外有一个问题倒是如鲠在喉，你们两位高人谁知道三度有什么解释？一二三三，刻度的度？

俩人一起看我，又彼此看看。鲁楠认为是三度空间，长高深，以为我想学绘画；魏毅毕竟教历史的，说：“《管子 五辅》里倒是有‘上度天时，下度地宜，中度人顺’一说，是治国理政的三个方面，你想干嘛，要改朝换代？”

见我眼里乱云飞渡，鲁楠笑了起来：“都不是？那么就是阳痿咯，喏，夹角五度是这个样子，三度么是这个样子，统统属于撒尿湿裤子的状态。”

正比比划划得紧，老板娘端菜上桌，在她眼里，我们属于客人当



中文明程度可以独领风骚的那种，自然没能正确理解鲁楠动作中的猥琐性，还关切地问他是不是手麻了？害他只得连喊了好几声麻麻。

待我道出原委，俩人差点把我打一顿。说如此简单的事情，耗那么长时间，兜那么大圈子，咬文嚼字比吃菜还起劲，什么归来不归来，三度三十度，归根结底你不就是要搞明白店是何店，人是何人，内部何种风情，里头温柔几许嘛。

我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更高尚点的动机。

魏毅喊来老板娘说：“炒盘韭菜。”

老板娘刚转身，鲁楠又喊了句：“再呛一盘活虾。”

老板娘回头意味深长地扫了我们一眼：“晓得了，活虾白酒呛昏；韭菜么我建议再敲两只蛋，增加点蛋白质？”

“好！”鲁楠击节称赞。

依我对两位仁兄的了解，不难猜出他们下一步的打算，尤其韭菜活虾，前者中医有壮阳草之誉，后者江湖有活虾一只，鸟举一尺之说，心里不免生出几道褶皱，将暗涌多日的高尚情操绊了个趔趄。

果然，鲁楠说：“下半身的问题千万不要用上半身去想，不就是个风月店嘛，管它多少度，与地面呈九十度直接走进去就行。”

“记得王尔德讲过‘简单的快乐，是复杂最后的避难所。’”魏毅更是一脸坏笑，“韭菜活虾吃过，陪你去三度。”

忽然觉得之前的那些想法有点无事生非，我自嘲地呵呵起来。

鲁楠问：“想通了？”

我说：“想通了。”

三



那天到家已是次日凌晨，原以为妻是通宵夜班，所以看到拱起的

被窝时吓了一跳，还好她没有立刻醒来，使我有时间及时调整到无辜良民状态。

桌上一壶醒酒用的菊花茶，余温尚存，她知道我和鲁楠魏毅小聚，趟趟不醉不归，当然也从不会大醉，些许恍惚，偶尔饶舌而已。因此她在一页纸上画了个箭头，箭头指向她的手机，让我看女儿和她的一段微信。

女儿在美国杜克大学读本科，明年即将毕业，面临报考什么专业研究生的问题。据说孩子的智力来自母亲，性格来自父亲，尽管我从不承认，但在女儿身上还是不幸而言中，至少我高考数学只得三分这一家族悲惨史被妻的基因有力地纠正了过来，而性格如我，在果断和迟疑之间忽左忽右，中间值或缺。

能如此郑重地听取我们的意见，是这一时段的家长极大的荣幸，问题的严肃性也足令我的思路瞬间变成了单行道。

女儿立志移植美国，选择什么专业的研究生，将决定移植的可能性和存活率。这一问题的背后，牵涉国际政治、中华传统、个人未来和家庭经济，兹事体大，当然得从长计议。可怎么计议，谁与计议？女大十八之后，随着她读书境界的节节攀升，离心力也越来越强大，我和她妈被甩出了岂止半个朝代，我们所谓的计划和议论虽然她常低鬟不语，但我知道十有八九是被当作中国近代史看的。

女儿名巽，乃取八卦风之意也。盖因生她的那次行房我酒至中醺，遂一直忧虑她的血脉中有酒精成分。出生那天是在她母亲工作的医院，我应邀入产房观产，各种痛苦挣扎后终于呱呱坠地，但见其睁一目闭一目，以为是独眼龙，惊得我几乎当场厥倒，虽此一目系因被血污粘连马上弹开，但已饱受惊吓。在未来的日子里横看竖看，连蹒跚学步也疑是酒后醉行。所以冠以巽名，是望一阵风驱散万般愁云，如我一生中常常被风吹醒那样。

床上的被子耸动了一番，预示着生命中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在复苏，是作为妻子醒来还是作为母亲醒来，或者组合醒来分辨不出，



夫妻愈久愈失真，何况我还醉眼朦胧。

混沌是尚未解读的序列，毕竟是刚从睡梦中摸索回来，阵脚有待稳固。我立刻捧住她的手机，让一抹荧光照耀我深思的脸。

“不要命了？”问题却未如我所愿，“几点了？”

我看了看闹钟，竟是凌晨三点半了。真有那么久么，是谁那么乐不思蜀？为什么我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你们喝的是什么酒？”妻问，“花酒？”

我吓了一跳，花酒这个词现在的人知之甚少，她竟信手拈来，是何道理？见我王顾左右，妻笑笑说：“桌上还有花茶。”

“小巽的事…”

“明天再说。赶紧睡觉，再做个花梦。”

妻翻身睡去，关于突如其来的花酒花茶花梦，她留与了她瘦骨嶙峋的后背，后背默默，在我看来，却闪烁着无数双隐形的眼睛。

六个多小时前，三副眼镜六块镜片同时出现在“归来三度扶阳”，小店恐怕尚未发生过如此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从小米瞪得大大的眼睛里一望而知。小米的名字是她张皇间自我介绍的，倒也符合其小小巧巧的模样，那一刻显然她对于这些镜框后面的真实目的心生疑窦，且笑且退至楼梯口，随即“蹭”地蹿没了影。

鲁楠魏毅面面相觑。这俩人酒后乱性，一路上直将形形色色的风月场所聊得轻车熟路，这下露出了纯洁的本质。魏毅说可能鲁楠长得像三六九，鲁楠则认为魏毅一看就不是模子。三六九是上海人对警察的嬉称，模子则是指混迹江湖的人士。他们没有说我，因为那时我看上去什么都不像，看似虚无，实为虚脱。

“归来三度”的楼梯十分玲珑，仿佛以前照相馆里的布景，在我虚脱的焦距中盘旋蜿蜒，曲径通幽处。

须臾，幽处那边有了响动，鞋跟轻叩，香风徐来，我的心顿时紧锣密鼓。

“白光”是在下降的过程中冉冉升起的，每一节的段落都在煽风点



火，直到一览无余时，这边厢已然节操碎了一地。本来有哮喘的魏毅喉管内发出了催人奋进的哨音，鲁楠小时候不知得过什么毛病，此时竟然管不住自己的手，一阵紧似一阵的抓耳挠腮。我的情况综合事后鲁楠魏毅的描述，简直应该当场去医院挂急诊的：身体强直如作废的雕塑，血色集中在额头，像刚刚猛撞过南墙。

“白光”含笑看过三副眼镜六块镜片，问我们是做养身还是谈人生？这话里是有机关的，这个机关首先被在公检法夹缝里混饭的鲁楠听出了端倪，非亲非故来和你谈人生的，不是怨前愆后就是感前愆后，再不然就是免费调戏妇女的。所以马上把我推到最前沿说，他，他要养生。

我当场缩进去半个头，本辈子和上半辈子的难为情一股脑地砌在了脸上。见我们互相推诿，她笑笑说，那先喝杯茶，歇一歇。

小米端来的是普通的雨前，但茶具绝对行业翘楚，藤柄冰裂壶，草色冰裂盅，而非寻常的一次性杯子。低鬟斟茶时“白光”自我介绍说她叫三度，是店主，你们第一次来请多多关照。

我脱口而出，原来三度是你？

她说小时候她和弄堂里另外两个孩子很要好，街坊就嬉称他们是三只小崽大，她最小排第三，所以从小到大人们喊她三度

上海话里大念度，原来如此，我不由自主地站起来为这些天的上下求索而默哀。魏毅对三度解释说这是茅塞顿开，茅塞一拔，人就竖起来。

三度没问茅塞的由来，只是笑到花枝乱颤的样子，害得魏毅情不自禁地直呼沉鱼落雁，并倍加珍惜地认为此店由本地女子所开，是行业量变到质变的大事。

见话渐渐入港，她便招呼小米和另一个叫大米的姑娘，一帮一，一对红地张罗起我们的扶阳事宜来。

知我如鲁楠魏毅，自然重友轻色一致推举我与三度喜结露水之缘，也恰恰是在这一要紧关头，我前所未有的见证了自己性格中无比恐怖的一面，我居然心虚肾虚胆虚三虚齐发，脑袋像被一头发疯而不是发



情的驴反复猛踢，晃得跟拨浪鼓一样。

见状，三度夸我识货，说她其实一把年纪了，终究没有瞒过我的慧眼。

于是她扶住了魏毅。虽然喜出望外，作为兄弟魏毅还是困惑并且先人后己的，他不确定我是否突发了“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那种症状，所以频频回首呼喊我的名字，喊得我悔断肝肠，但已无可奈何花落去。

最后，我是被大米扶走的，小米扶走了鲁楠。

扶阳工作的成败因人而异，像大米那样长得比较饱满的女人，通常什么都往外掏，先掏出的是心里话，说老板娘你居然还看不上？这里的客人全是冲她才来的，我和小米不过凑个人数，货比货扔掉的那种。接着又掏出了一对乳房，说是没有硅胶的，你捏起来手感也许不错但我没感觉的，所以不要瞎起劲。再接下来她忽然掏出了我的生殖器并为此而啧啧有声，说你看，你们男人老说打炮打炮的，我看大多数都这熊样，就剩俩轮胎，揪半天也不过揪出个瞄准镜来。

我躺在房间中央那张三尺软床上，像是一个割阑尾的。人是半人，麻是半麻，另一半的人和另一半的醒，早飞去了魏毅那里，与他合为一体。大米所谓的胸推臀推和各种拿捏，我都是从魏毅那头才真正感同身受的，所以到了收宫阶段，大米刚一摸到被她叫做轮胎东西的时候，她根本卒不及防，一脸的子孙万代。

“哎哟喂，”她愤愤地说，“碰还没碰就爆胎了。”

就这样，我作为扶不起来的刘阿斗提前下岗到了楼下。雨前残茶犹未凉透，大米替我续了一些。她们这一行对客，固然幸其不举，却也哀其不幸，因而从不吝精神慰藉，说与一些人生格言养身疗法和补肾秘方以资鼓励。我左耳进右耳出哼哼哈哈一门心思萦绕着魏毅，大米刚才的诸般手艺，一再于三度身上重演，令我失魂落魄。

鲁楠没比我好多少，此刻也出货收工了，我们同病相怜地等着魏毅。在鲁楠看来，我的临阵脱逃是江湖义气的表现，女人如衣服，兄弟如



手足。他拍了拍我的肩说，魏毅今朝适意煞了。

是不是真的适意煞了这一问题，估计魏毅是照顾我壮志未酬的心情，直到分别也没讲，但他的筋疲力尽是有目共睹的，若不是老板三度在扶阳之后坚持扶人，脚下的楼梯成为滑梯未尝没有可能。

他一直不好意思地笑，好像占了我与鲁楠很大的便宜。严格说来，这也不算反常，好比魏毅的好酒品，一旦真醉了，就剩下含笑晚风。



第二章



不可思议的飞来横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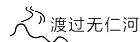
持续多日的重度雾霾，城市像扣上了一盆糨糊。这东西自北向南，常令我想起充斥报章电视的“贯彻”一词。

妻在前几天看了北京的天气预报后，便准备了活性炭口罩，之前她用医院的消毒口罩，但即便同时戴三副也照旧狂咳不已。活性炭口罩的优点是密封性好，缺点也是密封性好，光靠鼻孔前那扇小窗，气时常倒不过来，我们这种戴眼镜的就愈加受罪，出一口气就模糊一阵，前方时隐时现。

雾霾之下人们的行径，基本上囿于点线之间，多哪怕一点点的曲折肺都会哭泣。妻不散步了，并且我估计再几次北霾南下之后，她的这一立足未稳的新爱好必将人间蒸发。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不良于行，不良于人生的好习惯。

鲁楠魏毅也偃旗息鼓了，各自在家与律所，家与学校之间抱头鼠窜，喘过气来时在微信上发发雾霾的牢骚，大多数时候里俩人都闷声不响，好像气息奄奄的样子。关于那次扶阳的后话，更是鲜有提及，唯一的一次，鲁楠曾调侃了一句说，轻度霾中度霾重度霾，三度，呵呵。

我便等着魏毅的反应，估计鲁楠也在等魏毅的反应，但他没响，



并且彻底不响了。这与以往的情形很是不符，以前如此这般后，大家难免精虫上脑口下无德，将快意江湖无常人生好生褒贬一番，然后再笑纳另二位的臧否，一切皆付笑谈，彼此皆大欢喜。

对魏毅的沉默，鲁楠渐渐意兴阑珊，后来干脆连霾也懒得抱怨了，我则倏忽想到了收废品的老中医说的三度穴，会不会魏毅被戳中要害，洗心革面了？

那天三度和魏毅之间肯定有过一些不寻常，怕就怕魏毅这个搞历史的，把什么都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不足与外人道。我也不是没动过长驱直入的念头，事实上有一天轻度霾的时候我几乎推开了三度扶阳的门，但最终还是逃去了家乐福打了一瓶酱油。也是在这一刻，我感到了自己的心理乃至心灵远远不是无懈可击的。

在我真正心有戚戚焉的那些天里，妻正因霾而咳得死去活来，她说这样下去我们平均一年将会吸进去一块砖。从而，完全忽略了我胸中的块垒。

这期间还碰到过几回“老中医”，如今，我们也算是点头之交了，但也仅此而已，彼此并不无赘言。除了杂志社外，“老中医”还承包了这栋大楼里不少部门的废品，这些部门里头有杂志社的上级单位，也有杂志社的兄弟单位，有些我们自己都不甚熟悉的廊前门后，“老中医”却游刃有余。

一日，我在电梯里遇见他，照例点了点头，不料他立刻放下手提的两捆《人民日报》，专程面向我点了三记头，幅度之大，几如鞠躬，搞得我莫名其妙。

虽然当时我连默哀都曾联想到过，感到很不舒服，但终究没往心里去，一个回收废品又热爱中医之人的情怀本来就跌宕，其头部运动的起伏当然也不在话下。我依旧困扰在自己新添的心理毛病中，想见三度，却视其咫尺所在为畏途，想知道魏毅略去不表的故事，却宁可陷入无聊的哥德巴赫猜想，甚至想忘却这个无妄而至的女人，却思念日深。

巽的研究生专业问题，我也拿不出什么意见，妻已请下假来准备赴美和女儿面谈（其实我知道她是顺便躲霾），我还是一问三不知，不免使她又愤填膺，历数了我在女儿成长过程中的种种敷衍塞责，而完全疏忽了作为一名心理学家对于潜在病患的洞察秋毫。

几天后，妻留下了一冰箱的食物和蓄意准备的一罐花茶，去了巽所在的美国北卡罗拉那州的达勒姆。北霾南进的频率也显稍息，一周里面有那么一两天可以苟延残喘了，我便蠢蠢欲动约鲁楠魏毅去“碧玉壶”。固然对三度的耿耿于怀在持续作祟，但此番与兄弟把盏却另有一些难以名状的原因。

难以名状的是杂志社最近发生的事情，说事情其实也谈不上，不外乎是出现过几次形迹诡异的生人；社里有同事莫名失踪几个小时，回来后一脸的炎黄春秋；找某下属谈工作时对方眼球的稳定性较差，交办的事项和她定个回复时间她也王顾左右，仿佛我这个总编行将作古；尤其让我陡生忐忑的是，一次看到社长和“老中医”走廊相遇，“老中医”竟然对他也点了三记头，幅度比我那次还大，更像鞠躬致哀。

我不知道这是疑神疑鬼还是真的命犯小人，反正鲁楠见面就问我怎么印堂发黑？

“碧玉壶”的老板娘一如既往的生财有道，和每一路客人都默契有加，我们刚落坐，她便压低嗓门说：“刚进的活虾，呛呛伊？”

我和鲁楠不约而同地看魏毅，魏毅明显心头一紧说：“怎么，今天还去？”

言归正传后，魏毅总算定下神来，对我描述的单位情形也迅速开启了情景模式，他分析后认为，在一个既非衙门也非私企的单位里，员工心不在焉没什么不正常，至于生人，他说他和鲁楠也来过杂志社，样貌也都不敢恭维，是不是在别人眼里也属形迹诡异？倒是那个收废品的，魏毅觉得有些蹊跷，既有江湖郎中的本事，难免察言观色的积习，又在大楼各部门行走，道听途说的机会就多，朝你和你们社长鞠躬这种情况么…魏毅捏了许久额头，突然问：“你们单位最近做过体检？”

我苦笑起来，深感搞历史的偶合文学之后，文学和历史的两败俱伤。

还有做律师的，此刻鲁楠正反复嚼着一条酱黄瓜，目色苍茫地看着我，好像在阅读一份起诉意见书，期间他也穿插问了几个诸如有没有得罪过领导，有没有欺压过群众，有没有意外之财之类的问题，我一概大摇其头。

“天下事了犹未了，何妨以不了了之。”鲁楠最终没读出所以然，举杯说，“唯有杜康，唯有杜康。”

在“碧玉壶”的老板娘眼里，我们已然逃不过壮阳的宿命，此时自说自话又端了盘活虾来，并且抱歉说鲜韭的季节已过，不如来一碗羊肉炖山药，这东西阿拉阿乌卵吃了彻底原形毕露。

阿乌卵怎样原形毕露我们没看见，但他原形毕露的结果在老板娘的脸上盛开，春情荡漾已属词穷。总之她今晚的感染力摧枯拉朽，令我们在她为挽阳具于既倒而不断推陈出新的羊肉炖山药、酱爆腰花、墨鱼莲藕排骨汤乃至鹿茸泡酒面前，俯首帖耳。

望着她袅袅娜娜的身影，鲁楠咽了口唾沫说，妈的，今天想多喝点了。

男人过到半辈子的时候，附赘悬疣，牵丝绊藤，一批人直接歪瓜裂枣，一批人从此獐头鼠目，当然还有另外一批人，心犹不甘，于是相由心生，一脸麤战衰败的老谋深算。这批人年轻时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如今又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面对同样的世界，生出不一样的感慨，直到手里唯能把握一根拐杖的时候，还在笃笃笃地叩问大地。

我和鲁楠魏毅属于哪一批天晓得，但对于老骥伏枥彼此一直守望相助，你搀我一把我扶你一下，为的是即使误入歧途也不至于孤独飘零。比如此刻，酒酣耳热，肾实阳刚之际，鲁楠再提三度，魏毅虽然期期艾艾，却也终于开了点牙，他说，这个女人，有故事的。

鲁楠等等又没了下文，便说哪个女人没有故事？魏毅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并且顺势重新回到了讳莫如深的状态。我心里揣着编辑部的阴风鬼火和老中医的鞠躬尽瘁，又被魏毅的欲言又止重重的撩到，

首鼠两端，五官不禁分道扬镳。

显然鲁楠也已忍了很久，他用自己的酒杯把魏毅的杯子碰得当当直响，说暖暖上课了上课了，讲讲到底是什么故事？

魏毅干了杯中的鹿茸酒，才下眉头却上心头，他说那天，三度带他去的房间，是一种像乌青块一样的颜色，天花板则是淡淡的柠檬色，仿佛一块盖在乌青块上涂满消毒药水的纱布，一张美人靠显然是从某套老式的组合沙发里抽离出来被蒙了层类似尿不湿那样的东西。哦，还有，魏毅说，还有墙上的一幅装饰，你们猜猜看是什么？是好几只眼球的照片，医院眼科拍了自己放大的那种…

我不喜欢场景描写，记得小时候读屠格涅夫，就被他无比冗长的森林啊树叶啊烦得另寻新欢，魏毅勾勒的房间又让我觉得十分压抑，好像主角不是一个叫三度的女人，而是一个发着三十九度高烧的女精神病人。魏毅讲得又出奇的缓慢，此刻才到房间的灯，说那灯不青不白，不阴不阳，光源在墙角下，人一进去巨大的影子就被打在乌青块上面…

鲁楠问：“说了半天，她是巫婆？”

魏毅一怔。我是在这时，才发现他自己已然成了房间的一部分，鲁楠猝然一问，他悚然一惊。“什么巫婆？”魏毅被打断的不只是话头，还有思想的源泉，“唔，巫婆…巫婆…”

“这巫婆到底把你怎么了嘛，”鲁楠又好气又好笑，指了指我决定现身说法抛砖引玉，“你看我们俩，也是被带去房间的，然后么老规矩，浑身敲敲打打，四处拿拿捏捏，再然后么，啊，就是连扼连拱，扶住依公咯，依公的意思懂伐？你是公的嘛。”

魏毅仿佛不懂，也仿佛为新民主主义的伟大纲领被如此丧心病狂的篡改而深感震惊，总之张口结舌。

见状鲁楠不禁唉声叹气，说我也看出来，和三度的故事，是魏毅的珍藏版，也罢，君子不夺人所爱，留着夜深人静时你慢慢回味。

魏毅连连摆手说老兄何出此言，喝完这杯我陪两位去就是，到那你们自己亲自研究岂不更好？

我满脑子都是三度房间里挂着的眼球，惟非亲眼所见，才格外地上下翻飞，一会是老中医的，一会是老社长的，更多的是那些半生不熟或者完全陌生的，因为没有眼帘没有眼袋，所以没有眼神，就这么无边无沿地死盯着我。

老板娘来换了一次角盆，觉出了我们的蓄势待发，也觉出我的情况有些走样，轻微有眼无珠的腔调，便坐下陪我饮了一杯酒，咬耳轻言道，碧玉壶吃饱出去的，勿会坍招势的。

二

“坍招势”是上海土话，就是没了形象的意思，老板娘的话意味并不深长，所励的也无非是腹下之志，但还是可圈可点，一如她家的壮阳酒菜和她邻家少妇的只可意会。

然而那天辜负了她的，并非是我，也不是鲁楠魏毅，而是归来三度扶阳，准确地讲，是她，三度。

三度不在啊，你们来得不巧，她出门啦。大米和小米争先恐后地告诉我们，荡漾着朴实无华的幸灾乐祸，然后喜滋滋地观看我们脸上的阴晴圆缺。她们眼中推门而入的男人无非三类，一类是扶得起的，一类是扶不起的，还有一类自力更生的，无论那类，皆不免相由心生，五官无一官不在寻花问柳，寻不见问不着之后，往往就会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各自为政的样子十分喜感。

魏毅有些释然，鲁楠明显不甘，我则一脑门子的波诡云谲，看得大米小米津津有味，连座也忘了赐，雨前茶冰裂壶更属前朝往事。这情形多少有些尴尬，好像买脱脂牛奶的直接遭到了奶牛的接见。鲁楠干咳了一阵问：“那个，那么，你们老板娘几点回来？”

“今天不回来了啦”大米说。